

「艾爾，走廊上的咒術是？」

帝都安巴爾，皇城寢宮內。

貝雷絲走進寢室，對著床上悠閒讀書的艾黛爾賈特提出疑問。

「咒術？」

艾黛爾賈特抬眸看她，微微一笑。

「入口的『進出禁制』嗎？那是我下的喔。」

「妳下的？」

貝雷絲完全不曉得她會咒術。

艾黛爾賈特合上書本，默不作聲地拍了拍身旁空位，等貝雷絲坐上床，她繼續說明。

「妳陷入昏睡沒多久，我跟修伯特和莉絲緹亞學會了閻魔法——呵呵，我在理學上好像意外有才能呢。」

艾黛爾賈特臉上的笑容有點得意。

「瞭解閻魔法的運作原理後，自學咒術就很容易了。這道『進出禁制』是阿加爾塔人書上記載的咒術，平日維持只消耗少量魔力，而且只有施術者能解除，真的非常方便呢。」

「妳為什麼——」

貝雷絲正想問艾黛爾賈特設下禁制的原因，她搶先一步轉開話題。

「對了，老師，說到咒術，妳記得進軍阿里安羅德前，我在妳面前做過魔道具測試嗎？」

「……記得。」

「我對迴聲之石說的話，妳也沒有忘記嗎？」

艾黛爾賈特邊問邊湊到貝雷絲臉前，隨她動作飄來的馨香正是魅惑。

貝雷絲克制著吻她的衝動，緩緩回答。

「嗯，永生難忘。」

「妳當時是怎麼想的呢？」

「要盡全力拿下阿里安羅德，將勝利獻給妳。」

貝雷絲伸手輕撫她的臉，再熟悉不過的親密接觸，仍然挑動艾黛爾賈特心跳加速。

「沒有別的想法嗎？對那位皇帝……不小心洩露的秘密？」

「我跟她有一樣的秘密。」

「她可是深怕被妳拒絕會士氣大降、無法繼續戰鬥，才不敢在戰爭中貿然向妳求愛。妳明明佔有絕對優勢，為什麼也決定隱藏心意？」

「我的生命是以女神之力維持的，打倒蕾雅後，我不確定自己能不能繼續活著。如果不能，我希望我心愛的人一樣可以過得幸福，就算陪伴她的……」

「沒有妳，我會一個人孤獨度過剩下的人生。」

艾黛爾賈特出聲截斷她的話，表情沉靜，卻令人聯想到暴風雨前的天空。

貝雷絲能看出她在壓抑情緒。

「妳是我唯一的伴侶，我這輩子不會有其他選擇。」

艾黛爾賈特語氣平板地說完，突然抬頭咬上貝雷絲的唇瓣。

她心裡有氣，卻捨不得貝雷絲受傷，只輕輕咬了一下。

貝雷絲悄悄掀開睡衣，將肩膀湊過去，她立刻轉移目標，一口咬住貝雷絲的肩膀。

「再用力點也沒關係。」

貝雷絲柔聲慫恿依然不捨得力艾黛爾賈特，溫柔地摸著她的頭。

最後，艾黛爾賈特鬆開口，貝雷絲肩上只留下淺淺的牙印。

「妳……妳一定不知道，妳失蹤的那五年，昏睡的那半年，我都是怎麼過的。」

她閉眼貼上貝雷絲頸間，向她深愛的老師、她唯一的信仰告解。

「我為什麼要下那種咒術？因為我在妳昏睡的半年間，想獨佔妳的念頭越來越強烈。其實一開始夥伴們常來看妳，後來我以安全為由下了咒術，他們才沒辦法進來，只剩下我一個人能見到妳，只有我一個人能接觸妳，這才是我真正的目的。」

艾黛爾賈特知道自己這麼做不太正常。

天天期望貝雷絲醒來卻落空的痛苦，或許也會讓腦袋變得奇怪，但追根究底，這股私欲原本就蟄伏於她的內心，只是終於找到機會冒頭、利用正當理由張牙舞爪而已。

「如果我是妳，我可不允許妳選擇我以外的人。妳的唇只准吻我，妳的手只准抱我，妳的身體只准由我佔有，妳的內心只准容納我一個人——我一直一直都……想著要獨佔妳，而妳對我，卻沒有同樣的想法嗎？」

貝雷絲低頭吻上語帶委屈的艾黛爾賈特，兩人唇舌相纏，呼吸漸漸火熱。

「對不起，當時沒有考慮妳的心情。」

貝雷絲認真道歉，憐惜地親吻她的臉頰。

「我現在也不願意……把陪伴妳的權利讓給別人。妳身邊的位置是屬於我的，而妳也……只能屬於我。」

貝雷絲嚐過與她相戀的滋味，已然沉溺其中，無法自拔。

「嗯，我是妳的。」

艾黛爾賈特表情瞬間明朗，她雙手捧住貝雷絲的臉，開心地笑了。

「妳……也是我的。」

宣示完主權，艾黛爾賈特眷戀地親了親貝雷絲。

由她起頭的吻，總是非常淺。

貝雷絲想到上次去釣魚，她完全釣不到，最後貝雷絲跟她一起握竿，才勉強釣到一條魚。

艾黛爾賈特很優秀，但她也有許多不擅長的事，比如烹飪、釣魚、游泳跟……親吻。

或許她並非不擅長親吻，而是下意識克制自己，擔心放縱後會一發不可收拾。

究竟是哪邊呢？

貝雷絲一如往常地回吻她，吻到艾黛爾賈特眼神迷濛後，停下來等待她的反應。

艾黛爾賈特迫不及待地吻了回來，積極熱烈得跟剛剛小心翼翼的皇帝判若兩人。

顯而易見地，答案是後者。

「艾爾。」

兩人稍稍分離換氣時，貝雷絲低頭嗅聞她令人情動的氣息，伸手探入她半敞的睡袍裡。

「我想抱妳。」

艾黛爾賈特紅著臉，點了點頭。

「……嗯。」

取得同意，貝雷絲拉開她的睡袍，低頭舔舐她胸前令人心疼的傷痕。

那個地方的皮膚非常敏感，艾黛爾賈特不自覺抱住貝雷絲的腦袋，呼吸漸漸顫抖。

「嗯……老師……」

貝雷絲雙手撫揉她雪白的乳峰，溫柔逗弄過的花蕾怯生生挺立，感覺特別惹人憐愛。

貝雷絲張口含住它，輕輕吸吮了一下。

「嗚……！」

這麼做，她會感到舒服？

貝雷絲邊嚐試邊窺伺艾黛爾賈特的反應，兩人都沒有經驗，必須在對方身上互相學習。

目光在半空交會，艾黛爾賈特害羞地轉開視線，渾然不覺自己的聲音早已變得又甜又軟。

「呵呵。」

貝雷絲愉快地笑了，使盡渾身解數認真疼愛她，將她寵到全身發軟後，悄悄探入她腿間。

隔著下著來回撫摸秘縫，手指都被弄濕了，可見剛才的努力沒有白費，她是很有感覺的。

貝雷絲非常高興，忍不住想要向她展示一下。

「艾爾，妳看，我手上都是妳的——」

「別說出來！」

艾黛爾賈特雙手掩面，聲音聽起來快哭了。

「妳好可愛。」

貝雷絲忍不住又笑了，緩緩替她褪去下著，將手放回濕潤到不行的部位，輕聲問道。

「可以接吻嗎？」

「……」

貝雷絲平常都是想親就親的，這麼問肯定有問題。

儘管如此，艾黛爾賈特還是放下雙手朝她看去——這就是貝雷絲的目的。

彷彿在說『好乖』，貝雷絲一手繼續摩弄她的秘縫，另一手撫上她的臉頰，低頭吻了吻她。

「為什麼，妳會這麼害羞呢？」

水聲在身下作響，耳旁又傳來貝雷絲性感嫵媚的嗓音，艾黛爾賈特臉上變得更紅了。

「老師……才是……」

貝雷絲問完後，雙唇反覆落在艾黛爾賈特身上，意圖吻遍她的肌膚。

艾黛爾賈特在細密的親吻吮咬中努力組織語言，身體越發火熱，渴望她進一步佔有自己。

「為什麼這麼、游刃有餘……」

「我想像過好多遍了。」

想像的話，明明我也——

艾黛爾賈特想說「是我先喜歡上妳的，我想像次數比妳還多」，便被她突然加快的節奏抽空了思緒。

不自覺挺腰迎合她，唇間斷斷續續溢出嬌弱的呻吟。

貝雷絲將她抱了起來，讓她坐在自己懷裡，一邊親吻她，一邊寵愛她。

身心都被最愛的人填滿，艾黛爾賈特滿足得說不出話。

貝雷絲傾注的愛意沒有盡頭，她能以身體承受的容量卻有極限。

快感不斷累積，艾黛爾賈特情不自禁咬住了貝雷絲的肩膀。

「艾爾……妳是我的。」

此生未曾有過的至高歡愉來臨前，貝雷絲低頭向她索吻。

「啊、貝雷絲……貝雷絲……！」

她急促地喘息著，緊緊擁抱貝雷絲，最後的防線在攻勢下岌岌可危。

「——我愛妳，艾爾。」

在數不清第幾次的纏綿愛吻之中，她終於全面失守，潰不成軍。

隨後，艾黛爾賈特也掌握了取悅貝雷絲的方法。

食髓知味的兩人盡情歡愛，直到艾黛爾賈特耗盡體力，情事才暫時告一段落。

「貝雷絲。」

艾黛爾賈特滿足地笑著，閉眼埋進貝雷絲懷中，輕聲叫喚她的名字。

「貝雷絲……」

為什麼她的名字能那麼好聽呢？

美好的人，美好的存在，更美好的是，她屬於自己。

「晚安，艾爾。」

被貝雷絲溫柔地摸著頭，艾黛爾賈特在她好聞的氣息中，安心地入睡了。

夢中也有她在，是一場美夢。

貝雷絲靜靜凝視著艾黛爾賈特的睡容。

這時，床旁的提燈即將耗盡魔力，燭光在艾黛爾賈特臉上輕輕搖曳。

「聖癒。」

空中浮現金色魔法陣，提燈中僅剩的光元素被抽離，化為點點暖光落在艾黛爾賈特身上。

貝雷絲放下遮在她眼前的手。

施放治癒術，一方面是為了消除她身體的痠痛疲憊，讓她睡得更加舒服。

另一方面，貝雷絲意識到自己的佔有欲變得更強了。

連親吻她臉頰的燭光，都無法再容忍半秒。

「……我愛妳。」

黑暗之中，貝雷絲擁緊了心愛的艾黛爾賈特，希望能在夢裡與她相會。